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
第一一六回 鍾雄下戰書打仗 臧能藏春酒配成

且說鍾雄問明白了朝天嶺山中的道路，把三個嘍兵押在後船之上，又與蔣四爺低聲說了一個主意，然後蔣四爺告辭，就把于奢、于義留在君山的船上。仍用小船，把南俠、蔣平渡在西岸，暫且不表。單說鍾雄叫人預備文房四寶，寫了戰書，次日叫無鱗鼇蔣雄駕小船送往朝天嶺，仍到竹門之外，叫那裡嘍兵接書，仍然用箭綁上戰書，射將進去，說我們立候回音。嘍兵說：「此書須呈與我們大寨主知曉，此處來回，有八□里路之遙，你們先回去，在你們寨中聽信去罷。」蔣雄真就撥轉船頭回來，面見鍾雄交令，他把他們那邊的言語說了一遍，鍾雄一擺手，蔣雄退去。且說朝天嶺王紀先得勝回山，犒賞嘍兵，把君山的人沒放眼內，仍然與王玉商量玉仙的事情。王玉說：「寨主哥哥，此事若要說得她心甘意願，只怕不行。她仍然要與哥哥要那顆開封府的印哪，她說印倒不要緊，她淨思念那個盜印之人。她與紀小泉海誓山盟，不改其志。一定要辦此事，非依臧先生主意不可。」王紀先又與臧能議論。臧能說：「配藏春酒，很容易的，只要派人出去買藥。」王紀先問：「但不知配此藥需用多少銀兩？」臧能說：「當初安樂侯爺配那藥，使用四百紋銀，如今寨主要配此藥有□兩足夠。」寨主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若能將酒配得，事成之後，我大大的謝先生。」臧能說：「但願大寨主隨心合意，謝我倒是一件小事。」到了次日，開了一個方子，教嘍兵出去買藥。嘍兵走後，又有嘍兵進來報說：「君王來了一封戰書，請寨主爺觀看。」呈上來，接書放在案桌之上，叫臧能一念，上寫著：「字奉朝天嶺大寨主得知：昨日兩軍陣前，小可苦苦相勸寨主棄暗投明，誰想你不納忠言，定要決一勝負。皆因天氣已晚，兩下裡殺了個平平。寨主若肯率兵歸降，實乃眾生靈的萬幸。寨主如係不肯，再要交鋒，務必要決一勝負，定於初五日，咱們兩下裡一賭賽。若能勝我們君山，我情甘意願將君山水旱八百里讓與寨主執掌，若寨主勝不了君山，你便怎樣？再說君子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是吾鍾雄絕無改悔。特修寸紙，立候寨主回音。」王紀先聽畢，將案桌一拍，哈哈大笑。說：「好鍾雄，乃吾手下之敗將，還敢出此狂言。煩勞老先生與他寫一回書，就在初五日已刻與他對敵。」臧能連說：「不可！」王紀先問：「什麼緣故不可？」臧能說：「兵乃兇器也，最不利疲乏。他是由君山來到此處，嘍兵一路，正在勞乏之際，若要容他歇過五日，豈不叫他們銳氣養足？但依我愚見，給他回書，明日交戰，趁他正在勞乏之際。可以殺他個全軍盡滅。」王紀先一聞此言，鼓掌大笑說：「先生真小量之人也。他也是寨主，我也是寨主，他們要正大光明，咱們就得光天化日，不可行那短見之事。再說咱們朝天嶺的嘍兵，與君山嘍兵交手，一可敵□，百能勝千，何用此淺見之事？略一施威，即可以殺他們個全軍覆沒。我主意已定，先生不必更改，急速寫來，寫上初五日，我要打了敗仗，這朝天嶺讓與鍾雄執掌。」臧能暗暗一聲長歎，他就知王紀先是一勇之夫，終久不能成其大事，只得寫了回書，叫楊平滾派人送給鍾雄。鍾雄接進來書之後，暗暗歡喜，說：「賊人，中吾之計也。」遂傳密令，調動嘍兵，寨主一算，當時正是初二日，等至初五日，一戰成功，朝天嶺唾手可得。

再說朝天嶺王紀先，淨思念玉仙的事情，把兩下裡打仗那個大事，沒放在心上，就催著先生配酒。光陰迅速，到了初三晚上，一間臧先生的藏春酒可曾配好。臧能說：「藏春酒，明晨清早可用。無奈一件，寨主可料理後天打仗的事情？明天要請這位東方姑娘吃酒，只要將酒吃下去，晚間就是洞房花燭，後天怎麼與他們交鋒打仗？依我愚見，等後天得勝回來，作為是慶功的酒宴，再請東方姑娘，也使這位小姐無疑，豈不是兩全其美嗎？寨主請想此事如何？」王紀先說：「話雖有理，奈我思念玉仙，度日如年，明天先辦明天的事，後天再說打仗的事情。」臧能一聞此言，也是暗暗的歎惜，看出來王紀先這番光景，斷斷的成不了大事。寨主叫臧能先生寫請帖，請玉仙子明日午刻赴宴，叫臧能先生把請帖寫好，交給王玉，立刻去請。王玉拿著帖子，先告訴了金仙，此事就瞞著玉仙一人，除她之外，人人盡知。拿著帖兒，夫妻到了西屋裡，玉仙迎接讓坐，婆子獻茶上來。玉仙問說：「三哥，有什麼事情？」王玉把帖子拿出來說：「我大哥明日敬備午酌，請妹妹至大寨吃酒，一者在妹妹前請失印之罪；二則後天定下與君山打仗，聘請妹妹出去相助。」玉仙一怔說：「山中有多少位寨主，俱是能征慣戰，況且我有多大的本領？」王玉說：「皆因我大哥久慕妹子之芳名，本領高強，技藝出眾，勝如男子。還是聘請你們姊妹二人出去，與君山交手。」玉仙瞧著帖，思想了半天，說：「內中大概准有別的情由罷？」王玉說：「妹子不必多疑，內中並無有別的意思，若有別的意思，我還能不與妹子說明哪！」玉仙說：「既然這樣，明日我叨擾大哥就是了。」王玉一聽，歡歡喜喜，告退出去。金仙又誇獎了半天大寨主的好處，怎麼個好法，怎麼忠厚，怎麼仁義待人，說了半天，也就退出，歸回上房去了。

玉仙心中總是猶疑，這件事情不妥。可巧她屋中這個婆子，有個外號叫張快嘴，問說：「小姐，你怎麼愁眉不展，是什麼緣故？」玉仙說：「大寨主明日請我吃酒，我總怕他們宴無好宴，會無好會，我總想他們這裡必有緣故。」這個婆子實係嘴快，說：「小姐，你還不知道哪？」玉仙說：「我不知什麼事情。」張婆子說：「我們這個山寨之上，大寨主要收你做個壓寨夫人。」玉仙一聽，暗暗忖度，想著王紀先必是這個主意，那你不是任用機關麼？你打算請我喝酒，我酒不過量；你打算動手，你不是我的對手；你打算用花言巧語，我心比鐵石還堅。你不是任用機關麼？復又問那婆子：「你怎麼知道此事？」婆子說：「有一位臧能先生，他會配一宗藏春酒，這酒喝將下去，無論什麼人，迷住本性，能夠騰身自就。」玉仙說：「此話當真嗎？」婆子說：「我焉敢與小姐撒謊！」玉仙一聽此言，氣衝兩肋，說：「臧能，你欺我太甚！」自己一思想，若真有這樣酒，我就難討公道。婆子說：「此事可別說是我說的，我可擔架不住。」玉仙說：「你放心，絕不能把你說將出來。」玉仙自己打定主意：若要一時之間將酒吃下去，那時節悔之晚矣。三□六著，走為上策。主意已定，就問婆子：「這後山，通著什麼所在？」婆子說：「這後山，通著汝寧府。可就是不好下去。並且不屬咱們山寨管轄。」玉仙說：「有幾股道路？」婆子說：「就是一股路，連個岔道也沒有。」玉仙想這一走，尋找蓮花仙子紀小泉，到京都開封府若能將他救出來，雙雙遠遁他方。主意打好，並不言語，暗暗收拾包裹行囊，把自己應用物件等，都已收拾停妥。天色微明，自己把包裹背在身上，仍然是男子的打扮，往外間屋裡一走，見婆子那裡睡覺，心中一動：按說婆子送信有功，不可結果她的性命。只怕我一走，她若告訴別人，必要追趕於我，我的道路又不熟，必遭他人毒手。這可說不得了。一回手把刀拉出來，對著婆子脖頸，嘖嘖一聲，紅光崩現。這個婆子，皆因為多嘴之故，要了自己的性命。玉仙將包裹背將起來，暗暗的出了東寨，奔了後寨，見有把守後寨的嘍兵，不敢出後寨之門，躍牆而過。順著那一股盤道，這一走，把玉仙走的汗流浹背，喘息不止。小路實在崎嶇，本來她是三寸金蓮，穿上靴子，墊上許多的東西，直走到響午，才走了二□餘里路。又饑又渴，又是兩足疼痛，想要討一碗涼水喝，皆都沒有，又無住戶人家，哪裡討去！只可就是隨歌隨走。

走到苗家鎮，已經日落西山的時候。你道這三□里路，怎麼會走了一天？皆因是左一個山灣，右一個山環。比六□里還遠，全是高低坑坎不平之路，故此走到這個時候，才到交界牌。見石碣之上，刻著是苗家鎮南界。正看著，路東有五間房子，出來了幾個人，手內都拿著兵器，問玉仙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從何處而來？快些說明來歷，不然將你綁上，見我們大寨主爺去。」玉仙說：「我就是你們大寨主爺打發我下來的。」嘍兵說：「你意欲何往？」玉仙說：「寨主爺差派我，有機密大事，不便告訴你們。」嘍兵說：「也許有之，拿來罷。」玉仙問：「拿什麼來？」嘍兵說：「執照。」玉仙說：「寨主沒交給我執照。」嘍兵說：「那可不行。」玉仙說：「不行便當怎麼樣？」嘍兵說：「沒有路條你不能過去，回去與大寨主要路條去。」玉仙一聽，氣往上衝，未免出言不遜，嘍兵說：「把他捆上，見大寨主去。」玉仙把肋下刀往外一閃，轉眼間，叱咻嘖嘖就殺死七八個，跑了四五個。玉仙並不追趕。回手把刀收起來，大搖大擺下山。趕到苗家鎮這邊的交界牌，可巧正趕上看交界牌的吃飯之時，玉仙輕輕的過來，連一個知道的人沒有。再往前走，一路平坦之地，有一帶住戶人家，全都是虎皮石牆，石板房屋。有一座廣梁大門，玉仙想，往下走還有三□里路，難以行走，不如在此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走。想畢，過來正要叫門，忽見裡面出來一個管家，約五□多歲。玉仙一恭到地，說：「老人家，今因天氣已晚，欲在此處借宿一宵，必有重謝。」管家說：「我可不敢自專，我與你回稟一聲。」轉身進去，不多

一時，從裡面出來兩位老者，說道：「相公要在我們這裡借宿，請罷。」玉仙這一進去，就是殺身之禍。要問如何廢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